

李鴻球主編

世界集刊

雄  
尾  
集

彈山屈彊著

世界書局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雉

虎

集

彈山自署



寓居動物園側近，前有虎嘯，後有狼號，啼猿鳴梟之聲，亦復喧聒於耳，殆非人間世矣。余以承蜩拾橡之餘，差喜與古人相對，顧不暇尋求統系之學，偶有見聞，隨意掇拾，蘇子由詩，避世難將雉尾藏，遂以名我之書。乙酉暑假，彈山居士記於淞濱茗華吟館。

目錄

卷上

食氣……………一

酒魁……………一

昏禮——不賀——不用樂……………二

昏禮用雁……………三

尸祭……………四

驩虞……………五

織女牽牛……………六

枷……………七

東晉樗蒲之風……………八

辨武侯羽扇綸巾……………九

辨范蠡載西施……………一〇

三蟲……………一〇

急索 煩冤……………一一

中國古醫書殘本……………一二

古吳語……………一三

日本之吳音漢音唐音北京音……………一四

滇之爨族……………一五

遼陵碑文與契丹文字……………一六

西夏文字……………一七

朝鮮地下漢代物……………一七

漢代后土祠遺址……………一九

日本徐福後裔……………	一九
龍樹大師與鳩摩羅什……………	二〇
論大儒學佛……………	二一
國文讀音之點發……………	二二
羅馬字譯溫州語……………	二三
元代白話公文……………	二三
元代科場文字……………	二四
清代欽定書籍之衆……………	二四
孔子造象……………	二六
地陷東南……………	二六
平湖多廉吏……………	二七
記雀牌……………	二九

舶來蔬菜……………	三〇
赤米 晚菘……………	三一
垂老昏娶……………	三一
翰林末路……………	三二
舊禮……………	三三
鬼用人錢人用鬼錢……………	三三
男女之別……………	三四
女子妝束……………	三五
女子稱謂……………	三六
女子名稱子……………	三六
詈母……………	三七
獨食共食……………	三七
明代客座次序……………	三八



記宋人歲輸銀絹於金	三八
墓木爲薪	三九
高麗筆	三九
書籍用紙之變化	四〇
炭餅 浮炭	四〇
蝙蝠石	四一
呂晚村硯	四二
火寸	四二
泥孩玩具 面具	四三
青苗法與農民銀行	四三
陳宜中與陸文端	四五
吳人琴師陳翼	四五
杭州雷峯塔六和塔	四五

---

浙省地下物	四六
蘇州之古建築	四七
吳城	四八
石湖	四九
江西分宜縣萬年橋	四九
南召縣李清店	五〇
泉州市舶司	五一
北京舊家	五一
北京闖人	五二
關清高宗爲海寧陳氏子誣	五三
辜鴻銘與伍廷芳之外交辭令	五四
海濱二鳥	五四

# 雉尾集卷上

平湖屈彊伯剛撰

## 食氣

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氣、說文引作既、是魯論作氣、古論作既、既爲槩之省文、槩卽氣之或體、字亦作餼、記聘禮曰、日如其饗既之數、中庸、既廩稱事、既皆讀爲餼、是氣、槩、餼、三字通用、魯論之氣、與古論之既、同屬一義也、按氣字从米、气聲、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食氣二字、正作此解、蓋論語此節、記孔子於賓朋燕飲之際、肉則盤殮雖盛、而期與芻米相稱、酒則可隨己之量、而但以不及亂爲限、玩雖字惟字之意、則於已有節、於人仍能盡歡也、食氣二字連讀、集解集注於氣字未注、易使後人望文生義、而誤解爲穀之氣矣、

## 酒魁

論語、孔子自言、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一不爲酒困、與鄉黨所記、一惟酒無量不及亂、一意似相同也、晚清敦煌石室出論語鄭注殘卷、有、一魯讀困爲魁、今從古、一之語、則是古論不爲酒困、魯論作不爲酒魁、與不及亂之意不相同也、章太炎先生云、一恐古文本作魁、古文師乃讀爲困、今謂魁、讀如里魁市魁之魁、記檀弓稱不爲魁、謂不爲兵首、此言不爲酒魁、謂不倡羣飲也、一余按穆天子傳、

天子飲許男於渭上、許男不敢辭、升坐於出尊、郭璞注云、坐之於尊邊、使爲酒魁、欲以盡歡酣也、抱朴子云、王孫公子、優游貴樂、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若是則古時會飲、有執榼勸酒之人、乃所謂酒魁也、夫子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職、平素懷於不及、亂之義、故惟以適可而止、不欲爲魁、強人以酒而致湛湎也、然則魯讀之義、與上文一貫、勝於古讀矣、

昏禮——不賀——不用樂

婚事何名曰昏、曰以黃昏爲期故、取妻何故在昏、曰婦陰道也、日在午後、陽往而陰來、是爲陰禮、故宜於昏、自此昏遂爲取婦之專門名詞矣、昏禮亦大禮也、而小戴禮有昏禮「不賀」「不用樂」「二義何故、同書郊特牲篇解之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言、「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曾子問篇孔子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鄭注以爲「重世變、」語皆不詳、唐賈公彥疏云、「思念己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蓋所謂人之序者、卽嗣續其親之意、成家室、傳子孫、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責任在於一身、何敢稱賀舉樂乎、此先儒解釋之意也、然曲禮又云、「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厚其別者、蓋謂某男與某女之成夫婦、是由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而非奔、欲使鄉黨僚友盡人知之、是雖不言賀、而因婚禮宴客、則無不可、又云、「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

某羞。一聞子有客者、謂子有鄉黨僚友之召、特進壺酒束脩、以爲酒食之助、是又因婚事而盡饋送之禮、以此表其賀意、則又未嘗不可、然皆諱言賀者、以例無賀婚之事故也、推尋不賀不樂之意、諸經所載、其說至迂、雖周代定禮如此、而古先民之遺俗、殆必別有其故、按周易爻辭「匪寇婚媾」之語、凡三四見、婚媾安能與寇相類、而乘馬而來者、乃疑其爲寇、則知古時掠奪女子之舉、爲社會習尚、至「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一見金夫不有躬、一亦復往往有之、非爻辭之虛構也、初民之風、其妻常由掠奪而得、如此何足言賀、迨後聖人定禮、上沿舊俗、下創新制、不樂不賀、猶仍舊貫、而六禮三從、同牢合卺、以至瑟琴鐘鼓、文禮彬彬、正所以糾正掠奪之俗耳、晚近以來、世風遽變、男女婚嫁、人各自主、固無勞其父之越俎代謀、而世間老宿、猶泥於鄉黨僚友之召、有某女士于歸、其父招賓客甚盛、女言於父曰、胡大人所邀之客、皆與余素不相識、其言殊有至理、蓋婚姻所係二人耳、干卿甚事而來參之、況與本人素昧生平、又何所用其賀耶、抑晚近好合之家、動輒以軍樂助興、和樂之事、雜以笳鼓、然則今日之彌天大劫、謂有先兆、殆無不可也、

### 昏禮用鴈

儀禮士昏禮用雁、昏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惟納徵不用雁、餘五皆用之、鄭注云、「用雁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賈疏云、「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取婦人從夫之

義。王引之以爲「摯不用死，則雁乃生者，雁春去冬來，非可常用者，雁據說文應作鴈，蓋鵝也，鵝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然昏禮何故用鵝，未能說明其意義，如謂家禽習見之物，則雞鶩豕羊，有何不可，此殆非也。然如鄭賈云云，僅以易理說之，恐亦未然。大抵用雁之風，遙在前古，古代於雁，必視爲嘉珍之物，試觀漢代，猶以赤雁白雁之來爲祥瑞，蓋羣飛有序，知時來往，爲鳥類中之有理智者，故先民頗重視之，此固狩獵時代之遺俗，迨至周代，定爲禮制，六禮之中，五次用雁，而最後親迎，又須丈夫執摯以相見，此殆表示威武與吉祥兩層意義，小戴禮郊特牲篇謂「敬章別也。」則出於後儒之解說耳。近人以奠雁爲付定，錢、則意太簡單、殷周以來，尊重農業，國家徭役，必於農隙行之，而私人婚姻，亦同此例，故詩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之語，荀卿亦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時婚期，多在秋冬，以迄仲春，正值有雁之時，浸成弋雁之俗，抑或古時雁多，肅肅其羽，又不愁其無也，此俗傳播甚廣，地無間乎南北，時無間乎古今，類皆有之，雁不可得，始有代之以鵝者，然非初意矣，或曰：士相見禮，亦有用雁者，則又何說？曰：士相見之摯，冬執雉，夏用牯，下大夫以雁，而其下文云如執雉，則夏亦可用牯矣。

## 尸祭

古人祭祀，以爲祖先形質已渺，而以酒食享之，類於空虛，於是以人代鬼而謂之尸，鄭康成注儀禮云：「尸

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故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舉無不筮尸而肅之、詩經鳧鷖篇、多有「公尸來燕」之語、而楚茨祀先農、亦有「皇尸載起、鼓鐘送尸、」之文、蓋當時天子輒以卿爲尸、而大夫士則以孫之倫爲尸、尸之外有祝、所以導引尸之動作、又有上下佐食、在旁爲之相、而侑勸其食飲、孟子「弟爲尸則誰敬、」是戰國初期、尸之禮猶未廢焉、儀禮爲儒家定禮彙本、且又見於詩歌、實爲當時貴族通行之俗尚、由今日想象之、尸之衣冠形態、必甚森嚴可畏、殆近戲劇、而又可令人發笑者、此風傳至漢代、已不通行、然後世設坐祭祀、雖不用尸、仍由此意蛻化而來、竊謂今日之安几席、列杯箸、分樹兩燭、一香、亦殊未脫乎蠻俗、蓋信其來享、則近於愚、知其不來、則近於誣、愚誣之行、安足爲孝子順孫紀念祖先之道哉、

###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由來以驩虞爲歡娛之借、夫霸者好用武力、其民輒效命於疆場、何歡娛之有、竊謂驩虞二字、當是古語、驩虞本皆獸名、茲當從其本義、借爲奔突之意、蓋霸者之民、好以武力壓迫他族、狼奔豕突、示其威武、正如近代哥薩克日耳曼民族之風、故曰驩虞如也、而王者之民、則光明磊落、大國風度、宜有皞皞如也之概矣、

### 織女牽牛

古人有以星名織女者，始見於詩小雅大東篇。「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毛傳「襄，反也。」陳奐疏云「七，七時也。七月終日有七時。」（自卯至酉）言織女星歷七時辰而復見於昏。以其早晚頻見，故以織女狀之。似是一星之名，然跂字毛訓爲「隅貌。」正義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墨子雜守篇云「其甚者爲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陳奐云「織女三星成三角形，故防禦築三亭，以象織女處隅之形。」六韜軍用篇云「兩鑿蒺藜，參連織女。」孫詒讓云「古書多以織女擬三角形。」是織女共有三星也。又有以星名牽牛者，亦見於大東篇「睨彼牽牛，不可以服箱。」毛引爾雅，何鼓謂之牽牛，郝懿行曰「今驗牽牛三星，牛六星。」牟廷相曰「牛宿其狀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是牽牛原名何鼓，亦有三星。古歌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何鼓，爲吳音訛而然。自古詩十九首有「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之語，遂以二星比之世間男女，此特出於文人之筆墨遊戲耳。而夏小正云「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又云「七月漢案戶。」蓋在此時，織女將渡漢而東，故晉周處風土記云「七月初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咸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

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梁吳均齊諧記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然則世俗七夕神話、殆起於魏晉六朝間、此里巷兒女無謂之舉、源出於十九首之譌言、二千餘年矣、漢書天文志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婺女其北織女、」是又以河鼓三星、置之牽牛織女之外、大象列星圖亦云、「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政、蓋天子三將軍也、中央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荊州星占又曰、「河鼓一名三武、一名天鼓、」若是則河鼓三星、又主軍事者也、然此中止識緯家言、其說已久銷沈矣、不意倭有天文博士者、熟讀中土古書、特以是日爲上應何鼓、宜動三軍、又以織女渡漢、例必有橋、而自西徂東、殆如投入郎懷、遂於是日是地發難、以爲上則天象、吁、是可異已、

### 枷

有一物焉、外四方而中開一圓孔、以木爲之、人有犯罪者、納其首於孔中、而置之於市井間、任人觀覽、以辱之、亘三五日乃至十餘日、始縱之去、是名爲枷、雖試場中、遇不良子弟、時或用之、但不以木而以席、量固不重、然辱之亦已甚矣、按枷字見於說文、初謂農器、不知何時始爲刑具、晉書石勒載記、「兩胡一枷、」是晉

時已有此具矣、沈尚書家本云、一玉篇、枷有枷鎖連枷二義、是齊梁已爲通稱、北朝自魏迄隋、並以枷名、唐宋承之、而枷之名遂專屬於刑具、一愚謂枷之爲物、初時用於狗首、後漢書馬融傳、一枷天狗、縹墳羊、一枷字章懷太子未注、水經渭水云、一又北於西川會、北去杜陵十里、斯川于是有狗枷之名、下有狗枷堡、一酈注引三秦記云、一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大趙注改天）下有賊、則狗吠之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焉、一馬融文正可以水經補作注語、是枷之爲物、漢前已有之矣、而狗之有枷、意必古代之狗、較今爲猛、亦如歐西獵犬、動輒噬人、故人之豢養犬者、往往以枷鎖其首、用意與今犬之口套相似、後以施於狗者、施之於人、其先全出於侮辱之意、其後竝以爲縲絏之具、尋繹來源、當出於此、而此物先盛行於北方、繼乃推行於全國、歷朝遂有尺寸斤兩之制、改革以還、此具已不復見、殆已廢棄之歟、

### 東晉樗蒲之風

晉自東渡以還、北方諸地、大半失陷、而過江人士、不思恢復、反盛習樗蒲之戲、陶侃傳、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庾翼與僚屬教云、頃聞諸君樗蒲有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間暇、以娛以甘、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慙然、參軍于瓚以嬉戲非爲治之本、請斷樗蒲擲馬諸不急戲、翼答稱、今惟許其圍棋、餘悉斷、是此風乃以仕途爲盛、史又云、劉毅家無

儻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王獻之嘗觀門生樗蒲、歎爲南風不競、及至安帝之世、已瀕亡國、而此風猶未稍殺、至煩下詔禁止、惟葛洪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史遂以爲美談、嗚呼、胡馬窺江、士大夫不得安枕、而猶沉溺於樗蒲之戲、心肝何在、然則晉人亡國之咎、不獨在於清談之輩矣、人心如此、雖有淝水一捷、奚足挽回大局哉、

### 辨武侯羽扇綸巾

三國志諸葛武侯傳及裴松之注、無言武侯羽扇綸巾事、東坡赤壁懷古詞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說者以羽扇綸巾解作武侯、此大誤也、按羽扇爲三國時吳地產物、世說言庾穉恭以毛扇上武帝、劉孝標注云、庾懌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晉初傅咸有羽扇賦、序云、吳人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減於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嵇含亦有羽扇賦、序云、吳楚之士、多執鶴翼以爲扇、雖曰出自南部、而可以遏陽隔暑、昔秦之兼趙、寫其冕服、以賜侍臣、大晉附吳、亦遷其羽扇、御于上國、蓋羽扇自吳至晉、長虞君道、好事之徒、遂爲作賦、是知羽扇爲吳時閭巷之物、何得入於武侯之手、細玩坡詞、羽扇綸巾、正指公瑾而言、其意原一氣呵順、不知何以誤指爲武侯、又綸巾後盛於東晉、王敦送白綸巾於甘卓、謝萬著白綸巾、綸巾

當以白紵爲之、亦吳地所產、著之者有年少風流之概、然則羽扇綸巾、決非漢丞相之風度也已、

### 辨范蠡載西施

越王贈美女西施於吳王、後越亡吳、而西施無下落、至唐代乃始有兩說、一謂隨范蠡下五湖、一謂吳亡後沈於水中、五湖之說、見之陸廣微吳地記、引「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杜牧詩亦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水葬之說、一見於皮日休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再見於李義山詩、「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明代小說家撰浣紗記傳奇、遂搬演同泛五湖事、按今本越絕書、並無吳地記所引之語、余謂此事恐未必有之、范蠡事越王勾踐、前後二十餘載、蠡本楚人、初入越時、年已必在弱冠以上、至其引身而退、度已四五十歲矣、率其妻孥、倉皇出走、越王尙欲追之、斷無從容泛湖、如後世有情眷屬之事、況蠡身爲宰相、而西施又爲亡吳主要人物、果爲越國迎回、越王必善待之、蠡豈能據爲己有、竊恐水葬之說、於理爲近、蓋越入吳後、吳人以西施爲內應、故投之於水、宛轉死於君王之前、未可知也、五湖相傳在嘉興、今嘉興有范蠡湖、並有范祠、而旁塑西子之像、閭巷之談、可謂厚誣前賢者已、

### 三 蟲

柳子厚作捕蛇者說、謂永州產異蛇、如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去死肌、殺三蟲、三蟲二字、塾師往往不解、

坊間注解、直謂「三蟲、三尸之蟲也」然則三尸之蟲何蟲乎、子厚有罵尸蟲文云、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此與道書所載三彭相同、道書云、「上尸彭垢、中尸彭質、下尸彭矯。」宋人詩、「上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大抵譏言或寓言、假託此名、非謂真有是蟲也、果有其蟲、上通天帝、能藉藥力以除之乎、子厚之罵、亦藉寓言以舒其悲憤耳、然則三蟲者何物、曰、此兩見於後漢書、一在費長房傳、云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一在華陀傳、言漆葉青黏散、久服去三蟲、利五臟、三國志 陀傳同此三蟲乃腸胃中之蟲、子厚所云殺三蟲正指此、佗曾爲太守陳登診脈、云府君胃中有蟲、服湯二升、須臾吐出蟲三升許、或卽是三蟲之類歟、

### 急索 煩冤

杜工部兵車行、縣官云急索、租稅從何出、索音率、急索二字、原係唐時方言、塾師不解其意、輒改杜句爲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不知急索二字之爲專門名詞也、唐時有云「敕索」者、裴延齡傳、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讎其直、有云「宣索」者、李石傳、罷宣索營造、有云「暴索」者、狄仁傑傳、張光輔恃功多暴索、有云「攤索」者、酷吏傳、毛若虛攤索保伍、急索之稱、殆與敕索等詞同一用法、又同詩、新鬼煩冤舊鬼哭、煩冤二字、見宋玉風賦、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皆疊韻聯縣詞、李善注、風迴旋之貌、按此當

是古楚語、煩冤形容風聲、杜借以形容鬼嘯、後人解爲冤魂者誤也、

### 中國古醫書殘本

普魯士學士院藏有中國古寫本醫書殘帙四種、係新得於新疆者、洵我華之寶物、而我華不能自寶之也、其一爲張文仲療風方殘卷、唐寫本、文仲爲則天后時御醫、唐書方伎有傳、其所撰書、傳稱其奉則天后命、撰療風氣諸方、並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篇、復撰隨身備急方三卷、其書名又見於唐書藝文志、而書久不傳、其方僅散見於唐人王燾所撰外臺祕要中、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及明焦竑國史經籍志、雖亦載其書名、然僅鈔錄唐志而已、非真見其書也、而不謂邊土之尙留殘帙也、其二爲神農本草經殘帙、六朝寫本、所以能斷爲六朝物者、紙張書體、固可瞭然、而文中世字治字、全不避諱、如唐本稱俗呼胡鷲、而寫本作世呼胡鷲、唐本作俗不識、寫本作世不識、唐本作俗中、寫本作世中、治字亦然、寫本極治、唐本作極療、寫本主治某病、唐本皆刪去治字、又自唐以來通行之本、皆加陶隱居注、又有謹案云云、則初唐人之所增、宋後刊本、悉沿用之、此本俱無、尤可證爲唐以前所書、而其來源必六朝流傳時最早之本也、其三爲焉婆五臟論、宋代書目、均作者婆、焉耆古同音、此書亦已早亡、其四爲諸醫方髓一卷、與前一書同爲佛教典籍、而此書從未見之記載、要皆不失爲中土珍本也、今普魯士方爲戰場、此項珍籍、未知能逃劫火否耳、

## 古吳語

史記、太伯奔荊蠻、自號勾吳、索隱引顏師古云、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是勾吳雖有二音、實祇一字、後又有姑蘇之稱、姑蘇卽勾吳二字之音轉、如天竺之爲身毒、蓋最早之土語、任意取中原二字以譯其音、初無意義可尋也、左傳、載吳人獲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夷言卽指吳語、當時不同於中原、故衛侯戲效之、惜所效何語、史無紀載、穀梁襄五年傳、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稻、吳謂善伊、謂稻緩、善稻二字、讀作伊緩、是亦較早之吳語、今鎮江人讀善惡之善與然而之然、仍近伊音、而說文云、沛國謂稻曰稭、稭乃亂切、稭卽緩音所轉、稭係黏性之米、今作糯字、常熟人讀音正作乃亂切、是猶近於古音也、又今常熟人讀魚爲呆、此必古音、大抵古多開口語、漁夫一朝得魚、必表見其歡欣之狀、而大聲張口曰魚、決非今撮口之魚聲也、張口之魚聲、當讀如衙、旁轉而爲侯韻、遂讀如呆矣、又如自稱曰吾、此自大之詞也、亦張口而出之、故古音與叩通、今會稽人言吾、正有叩聲、是魚虞韻。古吳語多作開口聲、可以想象得之矣、世說載王丞相作吳語曰、何乃洵、劉孝標注、吳人以冷爲洵、洵今音如印、然廣韻十三耕、洵讀若轟、與轟同爲呼宏切、然則古吳語亦甚重濁、不知晉時何以云吳語爲妖浮也、

記曲禮、一爲國君削瓜華之、一鄭注、華、中裂之不四析也、華字俗作花、華名也、合瓣與跗言之、然以華之名

而用作動態、則如花瓣之相分而不四析、故借以形容削瓜之狀、今吳語削瓜正作華、謂以刀分瓜、裂而不破、如花之狀、其用字誠至當矣、又同卷、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鄭注、寫者、傳已器中、今吳語以人器食物、移於己器中正作寫、是經典古字、吳語猶多引用也、又負字、廣韻房久切、今在有韻、古音當讀作丕、書金滕、是有丕子之責於天、史記作負子之責於天、蓋丕爲負字之同聲假借、按負字从人从貝、應有貝聲、而吳語以物負背、謂之貝在背上、負正讀貝、與丕音相似、當是古音、

### 日本之吳音漢音唐音北京音

日本之片假名、相傳爲吉備真備所創、率取漢字之偏旁、而平假名、傳爲弘法大師所作、又簡損漢字之草體爲之、最後取華嚴字音之旨、成五十一音圖、此乃經若干時期、非一人一手所爲也、謂之曰假名者、言其非真文字、自假名之音成、日本讀漢字之法有二、一曰音讀、一曰訓讀、音讀者、從漢字之音、而以假名音符切之、訓讀者、亦注以音符、但所注者爲彼邦原有之音義、特以漢字顯出之耳、音讀之法、有吳音、漢音、唐音、北京音之別、溯其來源、厥有四期、蓋初期漢字之往、雖由於百濟、而江南吳地之人爲盛、同時佛書亦多由吳傳入、故爲吳音、卽金陵音也、次則隋唐之際、彼國來學者衆、紛紛入於長安、斯時審音甚慎、所習之音、力求正確、故其本國有音博士之設、謂之漢音、卽關西音也、儒書多用之、而吳音漸衰、今同一漢字、如人生、金、

去等字、讀法有異者、一爲吳音、一爲漢音也、迄於宋代、又多僧侶往來、彼時所傳之字音、謂之唐音、與吳漢兩時期、頗有歧異、此正因我華古今方言變化之故、而今日我國之研討古音者、反可從日本讀音以求之也、第四期曰北京音、則是明清以來之官音、其範圍多在地名語言、而書本上之古音、不易更動、近來日人又喜習吳語、有小川環樹者、寓居吳下、研習吳音、故吳音有復盛之勢矣、

### 滇之爨族

滇有爨姓、亦有爨蠻、諸葛武侯平南中、得大姓爨習、官以蜀領軍、同時有爨肅、爲魏尙書僕射河南尹、再傳至其孫某、而晉代魏、命其鎮滇、任晉寧建寧二郡太守、又三傳至龍顏、仍襲其位、事蹟詳陸涼古石爨龍顏碑、是肅之後、仍返寧州、其後嗣且甚繁衍、近時河南祥符縣、有出土唐文林郎爨君墓誌、不載名字、但云籍雁門、徙居洛陽、遠祖蜀將軍習、是習之一系、其子孫亦復存在、並已入中原爲漢人矣、唐樊綽蠻書言滇中西爨爲白蠻、東爨爲烏蠻、今蜀滇二省交界處大涼山、及貴州西邊境、卽兩族分配根據地、滇人呼爲裸裸、彼族自稱爲聶素、宋徽宗時、爨國人來朝、面傅粉墨、徽宗引以爲笑、遂令優人效之、此爨國人者、其卽裸裸之族歟、彼族且自有其文字、明人云阿呵所製、然後嗣已云不知其來歷、近人研究後漢書西南夷傳、白狼王所上遠夷樂德慕德歌詩、其音多與之相近、然則爨族者、當卽漢西南笮都夷之一種、其文字傳已二千

年、特後人數典忘祖耳、綜上觀之、爨本族名、其傑出人才之入中原者、已早漢化、遂以族爲姓、而居於大涼山一帶者、子孫相仍、然寶子龍顏之後、唐宋以來、功業無聞、文獻闕然、豈復返於遊牧舊俗耶、近丁文江搜集爨人著述、得十一種、彙爲爨文甲編、文化甚低、文字固已在若存若亡之列矣、

### 遼陵碑文與契丹文字

民國十六年後、北地清帝陵寢、多有被人盜掘、而林西遼慶陵、垂八百年、亦遭奇厄、一時發邱摸金、寢成風氣、知世之有曹孟德也、今考遼陵出土碑文、有聖宗皇帝欽愛皇后仁德皇后哀冊、興宗仁懿皇后哀冊、蓋道宗皇帝及宣懿皇后各哀冊六七石、字體完好、取校遼史、多可訂誤、內聖宗一石、署名：儉奉勅撰、道宗一石、署名耶律儼撰、宣懿一石、署名張琳撰、餘無名、儉、儼、琳三人、史各有傳、讀其文字、體卑氣弱、遠遜清容、剡原一流、按遼立國逾二百載、疆域南迄於白溝河、凡所柄用、多半耶律氏蕭氏、中華文教、被之甚淺、終遼之世、惟有釋子行均所撰龍龕手鏡四卷、爲藝林所重、餘無足稱、視女真不如多矣、儉儼琳雖隸漢族、故非長於文學者、儼本姓李、冒契丹右族、遂姓耶律、漢兒無耻之尤、儉於遼統和十四年試進士第一、正值宋太宗盛時、觀其所撰聖宗哀冊中、有惟彼中土、爨歲渝盟、自汴宗而親驅蛇豕、取并汾而來犯京城等語、居彼人之所、作跖犬之吠、漢兒尤恬不爲怪、古今一轍、至可慨也、又按契丹亦創文字、惟以文化之低、自慚形穢、

禁不令人習學、此次出土哀冊、乃係番漢合璧、彼族文字、遂得公之於世、世有習契丹文者、於此可見一斑焉、

## 西夏文字

宋仁宗之世、契丹峙於北、而同時甘陝寧夏間、復有一新國出見、自稱曰大夏、中國稱之曰西夏、立國凡二百年、彼國知契丹自造文字、乃亦效之、景宗命大臣野利仁榮氏、參照中土文字、製定國書、字形仍取漢體、筆畫愈形複雜、世謂之河西字、其字亦有篆隸草三種、草通用於繕寫、篆用於印璽、隸書猶楷、用於雕版、乾祐之際、夏人骨勒會撰字書、名掌中珠、今其書猶存、而以夏文刊刻之佛經、及夏國官印留存於今者、爲數亦夥、足以窺見河西文字之面目、蓋契丹字主秘密、故流傳甚稀、西夏則其國雖亡、而其文字元代猶爲之刻經、故歷久而未亡焉、晚近學者、輒喜研究之、一可參訂亞洲之語系、二以之治西夏之史、得補遼金元諸史之未備云、

## 朝鮮地下漢代物

論語、子欲居九夷、又乘桴浮於海、漢儒以九夷爲朝鮮、浮海者、亦言欲適東夷、以其有仁賢之化焉、遷史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解者謂孔子般人也、以道不行於周、遂欲去而之般之宗邦、然箕子之封、書缺有間、迨

至戰國、燕人衛滿、以武力自立爲王、都於王險、則史漢詳載之、是朝鮮西南、南部、自古屬於中國、後滿之孫右渠被殺、地併於漢武帝、元封三年、遂以朝鮮故地、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時有併廢、僅存樂浪玄菟二郡、而王險改曰險瀆、隸遼東郡、後漢末、遼東太守公孫度自立爲侯、併二郡之地、其子康復立帶方一郡、未幾皆爲曹魏所滅、司馬滅魏、又入於晉、既而其北部、爲高句麗所侵、南部爲百濟所滅、至愍帝建興元年、二郡竟亡、距漢武建郡之歲、隸中國版圖者凡四百二十一年、自此以後、或爲屬邦、或非屬邦矣、顧中華文化、漸染已深、其遺跡遺器埋藏於土中者、猶多漢家舊物也、民國初年、日人發掘王險故城、一時地下漢物、次第遂出、如漢五官掾王盱墓、墓中衣冠器物、猶存原形、尸骨腰際、佩有五官掾王盱印一具、乃知其入、史固未見其名也、髮中一玳瑁笄、儀禮疏所謂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也、別一漆盤、底側鏤刻細文、列素工、髹工、上工、清工、雕工、畫工、黃耳工、銅釦黃塗工諸名、又記護工卒史、長掾令史諸工官名、漢代工官之制、史不詳載、得此可見大概、又有彩畫漆盤、底黑、有朱文一行云、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夾紵行三九治千二百盧氏作宜子孫用、蜀中器用、幾及萬里外、而中土反稀見焉、又一漢婦人墓、當耳處有瑤、並有附麗於瑤之半珠、釋名所謂穿耳施珠日瑤是也、又當手處有銀及玳瑁指環、亦有在指骨者、然則今之指輪、此風已舊矣、別有瓦當文曰樂浪禮官、樂浪富貴、大晉元康字樣、度係本土所造、則樂浪晉時有工官也、

## 漢代后土祠遺址

山西萬泉縣爲漢代汾陰舊境、其汾水之南、有山曰孤山、山之東南一隅、形勢傾斜、如山之尾、漢時后土祠遺址在此、漢書所記立祠睢上是也、民國十九年秋、美國考古家與太原圖書館定約、從事發掘、亘年餘、所得者、僅石器陶器銅鐵骨蚌遺物殘片、其較完整者、僅瓦當長生無極、長樂未央、宮宜子孫及千秋磚數事而已、他處多有、不足珍奇、按玉海載唐開元十二年、有司奏修后土壇、掘出銅鼎二、又掘出古磚、有篆書千秋萬歲長樂未央字云云、然則是地之寶鼎重器、已早爲唐代所取、今茲掘獲者、僅其棄餘耳、宜其所獲之無多也、

## 日本徐福後裔

秦始皇使齊人徐市入海求藥不能得、詐言爲鮫魚所苦、後秦亡而其事遂已、漢書伍被傳云、「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漢人所聞如此、顯是否在於日本、實爲中土之謎、清光緒中、駐日公使黎庶昌會訪徐福之墓、撰文傳世、蓋彼邦古籍所載、頗有道其事者、大略謂紀伊國熊野山之下、地名新宮町者、徐福墓在焉、去墓三町、有小壟七、爲福從者之墓、並有徐福祠、相傳福率男女童五百人、攜五穀種籽及農具、在熊野浦登岸、從事耕作、子孫遂爲熊野之長、今有地

名秦須浦、其附近多秦姓、殆皆其後裔焉、彼邦有徐福史蹟會、年前竝有徐福來朝二千年之紀念祭、是此事中土向所視爲虛無飄渺者、今特有以實之矣、至其交通路徑、據考古者云、乃經新羅半島而至日本之但馬出雲、今發掘是處地下材料、多得古型銅鐸、謂係秦人攜來之遺物、因名是地民族爲銅鐸民族、卽漢族也、徐市之市卽蒂字、亦卽黻字、黻同福、實一字也、或名市字福、

### 龍樹大師與鳩摩羅什

釋迦牟尼寂後七百年、而龍樹大師生、發揮教義、爲中興主、平生著述、殆有千種、姚秦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挾其書以至中土、時值晉宋之際、老莊之學方盛、什師懃懃翻譯、其門弟子有四聖十哲之稱、而龍樹精義、遂灌輸於我華、譯文雋永、似王輔嗣郭子玄一流、而玄義過之、今弘明一集、卓然立內典文學之體裁者、實導源於星宿海也、自是以後、老莊之學、爲之退避、而佛家論部之入、由此而始、龍樹之論、其最著者、百論十七卷、十二門論一卷、中觀論四卷、什師譯以授弟子、玄風所扇、遂成立三論一宗、風行於江南、三論之外、又譯大智度論一百卷、並讀此論者、又成立四論一宗、則盛行於江北、龍樹書中、盛道有空二諦之義、遂生二而不二、不二而二之論、而天台一心三觀之玄義、亦於是乎生、復成立天台一大宗焉、禪宗之突起、亦於此有關、偉矣哉、菩提教義、能光大於震旦、以樹千百年佛教之基礎、此龍樹大士之大有因緣於中土者也、

而介紹以來者、什師之功、誠不可沒、按隋書經籍志、載有龍樹養性方一卷、龍樹藥方四卷、亦必什師所譯、可知當時景仰之盛、其書今或不傳、而什師所譯至多、又惜隋志未能詳載其目也、

### 論大儒學佛

昌黎諫迎佛骨一表、後人或譏其爲沽名釣譽之舉、然昌黎實不知佛、其於佛書、平生未嘗瀏覽、雖其方外之友、有惠師、靈師、文暢、無本、穎師、澄觀、廣宣、秀禪、高閑、諸人、集中多酬唱之作、然於佛理、從不道及、送高閑一序、有曰、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又曰、浮屠人善幻、多技能、直是隔靴搔癢之談、絕未闕其門徑、晚在潮州、與大顛僧往還、人又譏其有逃儒之意、余謂韓公木彊人、於佛學蓋有格不相入者矣、歐陽文忠少年時、亦作本論闢佛、及公晚年、聞富韓公師淨慈寺僧大本、執禮甚恭、以爲富非苟下人者、因亦從薦福寺僧法頤問法、頤爲本老之高弟、勸讀華嚴、乃讀未終而公薨、後葉石林訪歐公之子、棐於汝陰、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念佛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文忠在時、薛夫人已自爾、公初未禁之也、然則歐公晚年、殆有學佛之意而未暇學者、蓋北宋名公鉅卿、多喜學佛、如文潞公、彥博、趙清獻公、抃、王文正公、旦、蘇文忠公、軾、皆學佛功深、卽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亦能粗識禪理、嗣後道學諸公、尤復出入內典、蓋風氣所趨、其所由來者漸矣、

### 國文讀音之點發

今歐西文字、其讀音有長短之別、往往字體之上、加一符號以爲識別、吾國讀字之法、亦有同其意者、但識別之法、加以一圈、古人謂之點發、唐張守節云、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蓋外國字祇有長音短音、而吾國字有四聲、故符號乃依其聲而爲之也、如好字、其初義爲美好、屬形容字、讀呼皓切、美好之物、心所喜愛、假借而爲動字、則其讀音變爲呼到切、於是好字之右肩上、加以一圈、爲好、惡字亦然、初意爲不善、形容字也、讀如烏各切、不善之物、心所憎厭、變爲動字、遂讀作烏故切、亦爲去聲、字右加圈作惡、大學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尙有第三讀法、則爲哀都切、惡字作平聲讀、遂書作惡、此嗟歎聲、或義同安與何也、又如樂字、初爲音樂之樂、或樂姓樂毅之樂、皆屬名字、讀如五角切、音樂令人快樂、故假借爲快樂之樂、名字變爲形容字、樂字讀音、變爲盧各切、又音樂爲人所喜愛、又可變爲動字、同校學生、合羣讀書、謂之敬業樂羣、此樂字爲動字、去聲、讀五教切、音效、論語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是也、顏師古撰匡謬正俗、有云副本音劈、後人誤以爲副貳之副、係其本音、而於詩不拆不副、讀作劈者、轉以朱點發、失其本矣、蓋顏意副字初音爲劈、無須點發、假借爲副貳讀付音者、應有點發、此所以匡正俗謬也、由此可知唐代讀書、頗重點發、此雖出於閩里書師、然不失爲便利初學之一法也、

## 羅馬字譯溫州語

郵局檢查信函、懼有亂黨密遞消息、浙省一日忽查得一甌人信函、所書皆羅馬字、疑之、顧不能解其意、既而詢一甌人、始能句讀、乃如徐淑答秦嘉書、所言僅兒女牀第語、不覺失笑、詢其來源、知爲一外籍教士所發明、以羅馬字拼音譯溫語、教士留溫久、諗知土音、土人習而能之者綦衆、近頃政府公布以羅馬字爲第二國語音標、然則他日有廢漢字改用羅馬譯音者、此其先聲矣、

## 元代白話公文

晚近公牘、用白話文、非今日始、元代已盛行之、余擬集大元白話詔令爲一書、顧苦不得解、又多難句讀、此事未易問世也、文獻通考卷首、載有帝詔一則云、「該王真人根柢與五個鋪馬教直南田裏名山去訪尋行法籙有本事的好人有呵交各處官司依著在先世祖皇帝時分起發好人的體例與氣力起發上來欽此」蓋馬貴與之著作、爲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道士王壽衍所奉旨訪呈、後遂刊刻通行者、其旨短短數語、已頗難解、此種詔令、亦如尙書之詰屈聱牙、故其較四六簡牘、尤爲難明、然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聖言豈欺我哉、余謂一時性之文字、如公牘、如講義、求其明白曉暢、固宜白話、若夫高文典冊、垂諸久遠者、則秦漢唐宋以來文體、猶不可廢、且文體隨時代而有變異、語體文之弊、將如以水濟水、雖不讀書、亦優爲之、久之

必以其習見而生厭，仍不免以典故文學取而代焉，淡妝之後，繼以濃抹，時勢所趨，理固然也。

### 元代科場文字

曩在徐家匯天主教圖書館中，見清代歷科闈墨，皆有譯本，初似可笑，然覘人國者，必知其風尚，科場爲取士大典，既以言取人，則所言之當否，有關於國運之盛衰，故國人誦闈墨者，僅知揣摩體式，而他人之所研究者，乃在其義理之短長，元代以蒙人入主中夏，明人謂其以詞曲取士，說殊無稽，今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有元至正刊本三場文選，凡十集，甲集總經義，乙易義，丙書義，丁詩義，戊禮義，己春秋義，庚古賦，各八卷，辛詔誥章表三卷，壬對策八卷，癸御試策五卷，凡七十二卷，爲劉貞字仁初，劉霽字天章，劉霖字雲章所共編，蒐集江浙湖廣江西燕南各鄉試及中書堂會試並廷試前後八科之作，題曰聖朝科舉進士程式，又日本內閣文庫，則藏有朝鮮覆刻本，及元周稟所編皇元大科三場文選不分卷，亦元至正刊本，中土久無其書矣，然則他國之重視試場答案者，藉欲爲研究之資料，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 清代欽定書籍之衆

清代以女真後裔入主中夏，自知文化之卑，故開國以來，歷代帝王，孜孜求習漢學，未嘗倦怠，抑且延攬名儒，開館編纂，其於宣揚文化之業，三百年中，未嘗或輟，首設者如明史館，事歷四朝，始得告成，次則圖書集

成館、纂成於世宗之世、凡一萬卷、與永樂大典相頡頏、內府自具銅活字版印行之、晚清之季、復用石印法裝成全帙、分贈鄰邦、而民間又有活字排印本、其書遂得流傳、次則四庫全書館、搜羅天下名著、計入庫之書、凡三千四百六十種、爲卷七萬五千八百五十、爲冊三萬六千、又附提要二百卷、攷證一百卷、歐美諸邦、輒豔羨之、屢向政府索求、項城柄國時、曾與商務印書館協議、欲如圖書集成例、印贈鄰邦、願以每部冊數計之、卽一部已可充棟、未印前之紙庫、已印後之書庫、安得廣廈千萬間以容受之乎、醞釀久之、遂有選印珍本之舉、鄰國之嗜中華文化者、固已由海舶載之去矣、此外若三通館、亦於高宗之世、成績三通一千五百十二卷、又成皇朝三通凡六百卷、至今九通竝峙、他若實錄館、則終清之世、由天命以迄光緒、皆已告成、近年東三省合併宣統朝諭旨、成全清實錄、已早出版、惜其卷帙過繁、書價亦昂、海內藏書家多未能一讀其書也、又若方略館、會典館、以及通禮一統志等、關乎一代武功政治之書、奚啻百數十種、而經義、史鑑、金石、以及文學諸編、如全唐詩、全金詩、詩餘、詞譜、曲譜、康熙字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駢字類編之屬、無不由儒臣撰輯、內府劖劂、傳播藝林、海內視殿本若瑣璧、偉矣哉、合唐宋元明四代官撰書、不及有清一代之盛也、共和成立、內戰外患、相繼竝起、官家編撰之事、未遑計及、僅徐世昌於柯紹忞新元史、下令列入正史、而清代史稿、疵類百出、猶在若存若亡之間、至若國史之編訂、迄今未有端倪、耆老彫零、宿儒堙沒、輕薄之士、厭

棄家雞、視清代爲何如耶、

### 孔子造象

宋建炎中、高宗南渡、孔子四十八代孫衍聖公端友、扈從而南、與其從父傳、俱僑衢郡、端友襲封如故、卒子玠嗣爵、紹興六年、詔以衢州學宮爲孔子家廟、八年、賜孔玠田五頃以奉聖祀、寶祐三年、移家廟於郡城東北菱湖之上、凡二百餘楹、以宣聖墳墓、淪陷異族、故於大成殿後、特建思魯一閣、以爲遙望之所、至元季燬於兵火、永樂初、始遷廟郡城崇文坊、元時曲阜裔絕、惟衢縣一系、不失大宗、當端友避難南行之際、孔子廟堂車服禮器、未能載與俱行、所攜者有孔聖及聖妻卞氏楷木造象二區、狀貌古偉、與世間所繪圖象、絕不相似、相傳爲子貢所造、民國初年、衢之裔孫以照片公於世、世遂得瞻仰之、此希世之珍、不獨爲孔氏家器、抑亦鎮衢瓌寶矣、此外有開元時孔子造象一座、初亦孔氏遺物、亂後於滬市見之、爲泉唐丁氏所得、

### 地陷東南

吾國古有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之說、天傾西北者、以爲日月星辰皆向西北移、故知天之不足於西北、而地陷東南者、以東南皆海、爲大地最低陷處、今所謂太平洋盆地也、然其低陷、豈無因而至乎、吾友吳興章演羣教授、精於地質地文之學、嘗觀太平洋濱海兩岸形勢、若中華、若南北美、其地向海處、悉成弧形、是爲陸

地崩陷之象、因疑今之月球、乃太平洋突出一塊土、向空飛去、大地一部、俄而缺陷、緣岸各地受彼震蕩、相率潰伏、斯時洪水驟至、遂成巨浸、以有今日之形勢、此則大地之劇變、非僅滄海桑田已也、又焉知搏搏大土、不有第二月球之飛去乎、余聞其言、猶河漢而無極焉、顧歐美人未嘗道之、誠足爲驚人之論矣、

### 平湖多廉吏

我邑李蜃園先生、在明清之際、以介節著稱、然自宣德間立縣以來、僅及二百年、而清廉耿介之士、冠於同郡、科名亦特盛、浙江通志列於介節類者、二百年中、凡得十三人、(一)倪輔、天順間進士、冊封秦楚二藩、不受餽餉、後任湖廣參政、亦一介不苟取、(二)許盛、亦天順間進士、官至雲南副使、致政歸、囊橐蕭然、卽世未幾、子孫已不能自存、(三)沈圻、正德間進士、官至貴州參政、父子俱藩臬、家產不及中人、(四)劉圻、正德間舉人、知五河縣、輸家粟以振民、(五)潘鵬、亦正德間舉人、倅肇慶府、致政還、橐中惟圖書衣被、家居二十餘年、蓬華如故、麤糲是甘、門下執經者衆、咸稱東淵先生、(六)陳善道、嘉靖間舉人、倅廬州、不私贖金、歸田二十餘年、布衣蔬食、不減寒士、(七)俞乾、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勢豪犯重辟者、夜懷金資緣中、貴以請、乾正色斥之、竟致之理、後乞歸、衆憐其貧、贖之、悉不受、(八)戈用泰、天啓進士、官至南比部郎中、乞歸、無一椽寸土之庇、廷推再三、堅臥不出、(九)馬應圖、萬曆進士、官終刑部主事、病免歸、家貧、假

貸不得、布袍草履、燃紙代薪、童僕二三、鶉衣百結、(十)胡士奇、萬曆舉人、官兵部司務、謫仙游訓導、攜一蒼頭抵任、歲餘卒、遺囊僅圖書數卷、(十一)韓子祁、亦萬曆舉人、官蘇州貳守、三董漕輓、俱絕饋遺、額有餘金、悉納太倉、(十二)陸錫明、天啓進士、時魏璫用事、廷試前有客諷令往謁、正色謝之、後補徽州、徽爲富郡、商賈徧天下、相率饋獻、求見顏色不可得、以上十二公、合之李介節、凡十有三人、廉介之操、一時成俗、最後陸清獻公出、清名益超諸公而上、淵源有自、其所漸染者深矣、

# 雉尾集卷下

## 記雀牌

元明以來、海運大盛、東南粟稻、挽輸燕沽、於是押運之吏、操舟之師、長途萬里、必有消磨歲月之計、乃不爲尺寸風濤之地所困、舊俗有葉子戲、然其爲物也輕、風輒引去、舟中匪宜、於是削竹爲牌、獨創其例、念航海以何爲要、曰風、風有東西南北、故曰四風、四風各有所偏、中者和風也、人得之者、各賀以籌、航海之的、在發財、故有發、人得發者、亦各賀以籌、發財之數何如乎、曰自一万二万乃至九万、記其財之數也、舟中所飲者惟淡水、水必貯之以筒、故曰筒、列數之、自一筒二筒乃至九筒、又次要者、曰繩索、必有索而後舟可穩、故有一索二索乃至九索、如此錯綜上下、可以定其變化、然則白何物乎、曰此則備補缺者也、舟中有缺、立可刻而足之、後人不知而誤入其中者也、以其爲物、跳躍如雀、故謂之雀牌、然則此固海上消遣之具也、晚清之季、好是戲者、挾以登陸、初僅行於滬濱勾欄中耳、士大夫不恆識之、光宣之際、漸流行於都市、甚至京師亦風行之、辛亥以還、如疫病之傳染、瀰漫全國矣、浸至歐美東亞、均嗜習之、此具遂成商品、出口之稅、歲達四五百萬金、可謂盛極一時、已而他國自能仿造、然僅視爲玩具耳、我國從政之士、其諂媚事人、奴顏婢膝者、

往往悉出其中、縱無他意、而鈎心鬥角、利己損人、佛經所謂煩惱隨煩惱、都二十六惡心所、動蕩翻瀾、無時或息、日陷溺於小人之私而不自知也、如此則國安得不弱、嗚呼、樗蒲者牧豬奴戲耳、此陶侃所以投之江上也、欲國之興、必自戒雀牌始、

### 舶來蔬菜

我亞大陸、物產豐矣、曰米曰麥、曰桑曰麻、一發明而天下無虞衣食者已數千年、翳維始祖、其功豈在近世文明之下、而來從海舶者、一入膏腴之壤、尤無不可以自完其性、甚或發揮而光大之、蒲匄目宿胡麻之屬、傳自漢代、中世以來交通漸啓、賈胡海客挾與俱入者尤夥、西瓜自五代時來自西域、厥種甚繁、有玄表丹裏者、有素肌丹瓢者、亦有肌皮瓢三白者、南瓜產自亞南、或云由葛國來、故曰葛瓜、別有號葛苣者與之同載、大根產自高加索、音譯曰盧服、意譯曰大根、自是遂有嚼菜根之諺、二物也、中外一家也、茄屬天竺產、譯音胡椒、辣椒亦從天竺至、其味辛、菠菜則來自波斯、今瀾漫全國矣、十四五世紀更有偉大之物至、自粵閩而浙蘇、音譯曰吉貝、中土名之曰木棉、以別於絲之綿也、自君之來、幾無一夫不被其澤、以後竝將爲國家命脈之所屬、寢至晚近、則伴食者尤多佳品、一曰番茄、生自秘魯、一曰馬鈴薯、產自智利、地屬美南、而風行於全歐、以達東亞、今已遍植於圃場、而廣登於俎豆、遂爲每飯不忘之物、又或捲心之菜、圓球之葱、大粒之

落花生、凡農書之所未載、老圃之所未見者、莫不移植頻繁、縣延瓜瓞、可知天地之利、原は無私、得尺進尋、與吾俱化、原田每每、焉得不使強有力者垂涎而相望耶、

### 赤米 晚菘

南齊書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是古有赤米、而金陵產之、惠太子復問何蔬爲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菘俗稱青菜、命名殊泛、說文、菜、草之可食者、是菜爲凡蔬之共名、茲應正其名曰菘、如小青菜曰初菘、沈約詩、初菘尙堪把、蹋顒菜曰蹋地菘、范成大詩、撥雪挑來蹋地菘、言其形如經足踏也、白菜曰白菘、東坡詩、白菘類羔豚、黃菜曰黃菘、坡詩又曰、黃菘養土羔、北菘幹長、古人謂之馬面菘、江南又有闊葉吳菘之稱、殆卽俗謂瓢兒菜也、然則吾輩今日、煮赤米、淪晚菘、挈老妻俱、已差與周顒相似矣、又何慮乎何胤之食無肉哉、

### 垂老昏娶

釋迦立教、旨在出家、老子以不昏爲情欲去半、歧伯云、天地之氣、八八而盡、然則垂暮獨旦、正宜修養、乃晚近士大夫、輒至六十七十之年、爭爲鸞皇換巢之舉、相習成風、恬不爲怪、其意以爲非人不暖、孟子所稱、枯楊見稊、大易爲利、豈以耄耋之尊、猶不忘五日之御耶、毋亦囊有餘羨、不肯分以濟人、而徒供一己之飽暖

而已、彼女族標梅愆期、急不暇擇、情固可憫、抑有利其多金、他日甘作丹穴懷清之主、謂可一生喫著、斯則近於寡廉鮮恥者矣、昔亭林譏南方士大夫晚年輒好學佛、然今之士大夫、正患其晚年不暇學佛耳、

### 翰林末路

晚清光宣之際、科舉已罷、舊時清秘美名、移之於出洋學生、於是商工礦師牙醫諸生、悉得編修檢討、庶吉士雅號、此事殆留爲後世笑柄矣、共和以後、老牌翰林、並不爲政府所重、往往屈居下僚、生涯艱窘、猶太人哈同死、倩劉潤琴殿撰爲題主、自津南下、餽贖萬金、以喻志韶榜眼、鄭叔進探花、爲襄題、猶欲倩朱古微傳臚爲書祐主、贈二千金、朱不可、謂如此直隸侮國家科名人物、我曹寧甘利其多金、供人戲弄耶、卒揮手去、近日翰林每以題主比諛墓金、如朱公之持氣節者、不多見也、

晚近以來、海內之能書者日益稀少、以余觀之、北惟清宗室沉堪老人、南則方外弘一律師耳、今皆逝世、而翰苑耆宿、不能以文才自見、猶擅工書之虛名、狀榜探渺矣、而二甲三甲之士、不論已散館已改職、猶得襲用舊銜、自炫聲價、於是十年窗下、向之以白摺大卷見長者、遂如褻足弱婦、努力解放、而海客雄豪、揮金不吝、得翰林幾行書、往往儕之於游俠貨殖老革諸雄、長及仙書乩筆間、不意平淡之極、復歸煊爛、而陳腐已久、忽矜新奇也、然以前代文學侍從之臣、僅以末藝供人賞玩、天寶琵琶、其末路抑亦大可憐矣、

## 舊禮

唐裴皞久居政府、桑維翰爲其所取士、維翰後爲相、常至裴第、裴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皞曰、吾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人以爲當、清光緒中、兩廣總督陶勤肅、模湖廣總督張文襄之洞弟子也、勤肅抵粵、道出武昌、文襄從屬議接待禮、文襄下手諭曰、花廳以外、行同官禮、花廳以內、行師生禮、既而勤肅至、轎抵轅門、呼叱欲下、文襄材官執不可、麾與夫直趨閣門、文襄降階迎之、同至花廳、文襄則南面立、受其拜謁、蓋行師生禮也、時人亦以爲當、余爨寓舊京、主沈子敦先生家、先生時官法部右侍郎、汪先生伯唐者、侍郎壻也、方官外交部左侍郎、元旦日朝賀、汪班在前、沈隨後、比退、汪疾速趨沈第、行子壻禮、老成典型、今已不可見矣、

## 鬼用人錢人用鬼錢

自園法行、以金屬鑄錢而爲貿易之媒介、人間世寶之矣、人死而爲鬼、猶復不能捨棄、孝子不忍死其親、事之若生、於是漢世有瘞錢、蓋以真物殉葬、與其他金銀珠玉相似也、後有智者、以紙代之、起於晉而盛於唐、紙錢冥鏹、寢成風俗、生爲黔敖、死作猗頓、在讀書明理之士、固應一笑置之、然里巷貪欲之徒、生而孳孳爲利、及其爲鬼、結習未忘、其魂魄猶依戀於阿堵、故必象物而用、乃不爲厲、以紙寓錢、所值幾何、弭鬼之術、無

逾於此、是人類之智、畢竟能高出於鬼矣、然其法未嘗不可復用於人世、宋之交子會子、明之寶鈔、已近於是、顧猶以假面具掩飾之、遂至不可收拾、今則堂堂正正而來、運用益見其神妙、原泉混混、不捨晝夜、古有錢荒、今有錢潮、其囊括席卷之勢、抑亦有史以來所未有者也、民之方殿屎、其何以禦之耶、

## 男女之別

漢書地理志、於燕地云、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反以爲榮、趙女彈絃踔躑、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後宮、乃知齊魯之教、未能被於燕趙也、今外蒙古猶有燕風、自治政府成立後、徐樹錚爲特使、此風聞猶未革、且北地於男女之事、不甚迴避、家人輒同睡一榻、下溫以火、俗謂之炕、不獨父母兒女同睡一炕、雖兒長娶婦亦如此、故有五代同炕之諺、出關至瀋陽、逆旅中男女賓亦同炕、余曾遇之、比至海東、則尤絕無顧忌、浴肆中男女雜沓、女客可呼男侍爲潔其背、不以爲嫌也、旅舍之中、男女共溫、余初遇之、若甚忸怩、久而自然、久而相忘、正如阮籍臥少女之旁、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禮教豈爲我輩設哉、晉人之風、亦有至理、歐俗舞風、已及中國、男女合舞、不攜自己之妻、而必偕人妻與共、雖大宴飲酒亦如此、吾國周時、本有男女交爵之典、自陽侯殺繆侯一獄、大饗遂廢夫人之禮、左傳又有易內飲酒事、而大易咸卦咸卽感字有云、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脢、以至輔、頰、舌、爻辭歌誦、聖人不以誨淫爲嫌、乃知初民蠻俗、風氣大率如此、而中土防閑

之切、或在佛學道學昌盛之世、此後藩籬已決、不可再收、女子之自治、正不必丈夫爲之越俎草律也、基督教主一夫一婦、此固最合情理、然天之生人、是否男女各半、設不然者、將何法以劑其平、蒙藏區域、女少於男、今仍有兄弟三人共娶一婦者、其法以第一子爲長兄之子、次屬二兄、又次屬三四、又屬長矣、彼族之久居於漢者、已習漢風、然力不能革其舊俗、彼以家庭爲一單位、以爲較之漢人一夫數妻者、其法爲妙、且女子類有蠡斯美德、謂於風俗無害、而於家財甚有益云、

### 女子妝束

漢族男子服長衣、女子著裳、改革後、男多短衣胡服、女衣長袍、此較合乎理者也、顧西式衣由何爲之、若以絲麻棉、則不諧於俗、若以毛氈、則求材無地、故男子之衣、迄今未得其制、若夫女子之衣、幾與列國趨於大同矣、然所衣者、輒露兩臂、下袴不及膝、以此成俗、殊不知其命意所在、設男子如此、則工作力田、以示其糾糾武夫之象、宜若可爲也、女子雖不盡以治內爲事、而炫其豐肌碩體何爲者、服身之章也、陰奪陽位、非得其正、董仲舒劉向見之、必謂服妖矣、宜乎列國大戰、女子亦動員數萬也、余曩見宋徽欽二后象、有珠翠壓其頰、當時謂之淚妝、未幾而金人入京、揮淚被虜、丁丑以前、女子亦喜以橙黃塗頰、圓如錢大、殆亦近於淚妝者歟、

### 女子稱謂

今女子受官任事、與男子同、世俗亦以先生呼之、余謂其太無別於男子、求之古人、惟班固妹班姬、就東觀續漢書、當時稱爲大家、家與姑音同、大家卽大姑、然其時班姬已早寡矣、大家二字、今難通用、無已、惟有稱其官職可矣、大者若參政、若推事、若校長、院長、若醫師、律師、若碩士、博士、小者如科長、科員、主任、教員等、各加姓以稱之、最當於理、餘惟有泛稱某媛、某女士耳、又稱人妻恆曰尊夫人、今有稱人之夫者、宜曰令夫君矣、顧訥訥然若不能出於口、亦或從俗以先生稱之、夫古女子自稱其夫曰先生、有之矣、如鮑宣妻謂宣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執侍巾櫛、人稱其夫曰先生、未之前聞、今男女社交伊始、稱謂之間、猶未能斟酌盡善也、或曰、朱淑真自號幽棲居士、李清照自號易安居士、黃子由夫人稱惠齋居士、女子可稱居士、何不可稱先生、余曰、女而稱士、猶女士也、然世俗呼藝妓、歌妓亦曰先生、則孰爲尊、孰爲不尊、不幾無以辨之乎、

### 女子名稱子

宋莊季裕雞肋篇云、燕地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今扶桑女子亦多以子爲名、殆由燕俗傳至高麗、而後渡海以東耳、

## 詈母

我國詈人、動及其母、無南北東西皆然也、不知其所自始、外人初入我境者、人亦詈之、輒駭愕而不解、一日、馬相伯師謂余言、吾國人最重節孝、凡爲人子、率喜其母之節、今母有外遇、則不節矣、子有此母、則不能孝矣、故此詈人之語、所以破其節孝也、其說甚迂、然舍此亦無以自解、或曰、說文也、女舍也、先民恆喜描畫此形、寢及於文句之尾、久之遂成爲文之終止字、詈人之語、殆卽由此而出、近人魯迅云、此語已成爲口頭禪、意不僅在詈人、而往往表其驚訝之意、不足奇也、然以此爲恆言、終爲民族之玷耳、

## 獨食共食

吾國筵席之制、或四簋、或五鼎、各納肴於一器、而多人共圍食之、歐俗則異是、人各自食其豆、不知吾國古禮原亦如此、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穀右菽、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藻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云云、推之昏禮、公食大夫禮等、莫不皆有左右之分、其爲人各一分、可以知之矣、惟如此則主人備食、宜使有餘、蓋所食之品、雖可平均、而能食之量、則人有不同、若人各自食其分、則或嫌不足、或惜有餘、無調劑伸縮之性、故我國多人圍食之制、乃所以矯正個人獨食之弊、惟箸杓雜投、杯盤狼藉、未能與共飯不澤手之義相應爲憾事耳、

### 明代客座次序

江浙舊俗、設筵款賓、以西向爲首座、東向次之、南向又次之、北向者爲主座、先君子言、曩榷釐蜀嘉定、有士紳招宴、其坐位以南向兩位爲首二位、北向兩位爲三四座、與江浙間通行者稍異、嗣讀明人顧元慶小說、記七人聯句詩、其座位係面南左首爲第一位、面南右首爲第二位、面北爲第三四位、與蜀人正同、乃知此爲明時俗尙、而蜀中猶相傳勿替焉、

### 記宋人歲輸銀絹於金

宋與金和、歲輸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卽此一事、已足使宋人疲於奔命、宋與金之國界、爲皖北之盱眙軍、宋於盱眙置歲幣庫、每歲臘月下旬、由樞密院派特使四人、管運銀篋、戶部派特使十二人、管運絹匹、下至庫手秤手、亦必全帶、運至盱眙後、加派將官一員、護兵三百人、防護過淮交割、途中官吏飯食、由淮東漕司辦理、而銀兩絹匹、行篋綦夥、晚間必有安頓之所、金人概不招待、由宋盱眙官吏、自將竹木運往彼處、搭蓋棚屋、以便夜間貯藏、甚至廚房廁所、亦須自造、每歲前三日、政府特使先賚銀百錠、絹五百匹過淮、向金人所立交幣所呈樣、金人於所賚銀絹內、揀白絹六匹、銀六錠、分爲三部、各派走馬使、以一分送往燕京、一分往汴京、一分留泗州交幣所以備參照、限期以兩個月結束、初次交絹、往往十退其九、則以金人秤尺

非法、或其所用漢吏、又復仗勢、故意爲難需索、如能滿其欲壑、始予通融、然猶十退四五、所退之品、又須亟亟運回盱眙庫中、從事更換、宋官踰淮後、至北岸交幣所、約二百餘步、雖所距不遠、祇可徒步而往、如逢雨雪、則攝衣躡屐、泥濘亦自難行、盱眙故有一山、山有玻璃泉、宋官過此者、往往小作句留、題詩而去、以誌感慨、由此一事觀之、則與強國談和平、亦大非易事也、

### 墓木爲薪

宋莊季裕雞肋篇云、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擷皆徧、萌蘖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嗚呼、此真南渡後行都一大事也、古今情形、相去不遠、滬濱住民、號稱五百萬、向恃石炭自北而至、戰事以還、舟車銳減、運輸困阻、卽官力亦不易辦、其僅存者、虜率據爲私有、於是民間燃火、輒以木薪代之、余腐淞濱、見舟載以東者、悉係松楸之屬、淪陷區中、不獨百年古物、多充燃料、卽稗枝嫩孽、亦多捆載而來、蓋附近數十縣中、其墓木斬伐殆盡矣、

### 高麗筆

杭陳仲恕丈惠我高麗栗尾筆二枝、鋒長而細、猶吾晉唐遺範、云十年前有高麗筆工、商於舊都、因得市之、

然未幾爲日人所知、押令回國、蓋九夷製筆、悉爲日人國有、民間不得貨私、其筆頗難使用、往往強項不中書、豈不平之氣、獨留在毫穎間耶、然日人所製筆、亦頗精妙、其法出於唐代、以之臨晉唐人遺墨、轉折處頗能神似、無怪乎彼國人所書、輒盎然有古意也、大抵古人製筆、無用羊毫者、相傳用羊毫自梁山舟始、今以羊毫筆書字、則恬熟而帶俗、東南書家、輒少古雅之趣、以無好筆故也、

### 書籍用紙之變化

吾國書籍、先以竹簡、繼以縑帛、後漢書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仍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魏晉以後、用紙大盛、竹簡遂廢、紙幅之長、殆有定尺、盡一紙而書之、遂成卷軸、故一部之書有若干卷、今六朝唐人之寫經鈔本、流傳尙夥、以卷軸展舒之煩、亦不便於人、中唐以後、於是截紙以爲葉、乃有葉子格之稱、以葉子寫書者、取便翻帙、吳彩鸞寫唐韻已如此、宋代刊書、卽用葉子格之法、其先裝潢、類似今之冊頁、謂之胡蝶裝、今中央圖書館猶藏有宋代原裝書也、其法與歐西書冊相同、自蝶裝之法廢、乃有綫綴者矣、然今猶稱爲卷、則名不副實已、

### 炭餅 浮炭

歐陽文忠言、有人遺我清香餅一篋、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云云、按此卽今俗之炭鑿也、亦名炭餅、以歐陽之言證之、其物殆始於宋、今江浙人家、恆然一枚、置銅盒中、上承茶壺、則終日不冷、其嗜淡巴菰者、尤時時可、就以取火、而余所不能忘情者、吳下每逢暑日、剝新蓮子二百顆、盛瓷碗中、燂於其上、吳人謂之文火、漏刻初移、香氣噴溢、未幾純熟、則清甘馨柔、勝於酥酪、誠食譜中無上妙品也、又老學庵筆記云、「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麩炭、」麩係俗寫、古浮字正、讀作孚字、是此物亦盛於宋也、

### 蝙蝠石

漁洋池北偶談云、張華東公延登、崇禎丁丑三月、游泰山、宿大汶河口、偶行飯至河濱、見水中光芒甚異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蠶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蠶尤天然、公製爲硯、名曰多福而銘之、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爲蠟蠅、因又名之曰蠟蠅硯、張公門人、如劉文正理順、馬文忠世奇、夏考功允彝、高中丞名衡、皆有題贊云云、然由今日觀之、則諸公銘贊皆可不作、蓋言之而不能得其故者也、爾來地質之學甚盛、已確知其爲古代之化石、民國三年夏、吾友章演羣教授率北京師範學生二十餘人、登泰山、抵大汶口、以察地質、則土人數十輩、方掘地收集是石、而名之曰蝙蝠石、章君因購其大小十數石、以歸、秀水陶山得其一、製爲鎮紙、石之上有蝠形物二、宛然如生、章君曰、此非蝙蝠也、乃古代名三葉蟲之尾部

也、其尾旁有長刺、左右開張如蝙蝠、中具環節、又似蠶而非蠶、此物遙在人類以前、其蛻化於中國地層中者、其時代謂之寒武紀、距今已不啻十萬萬年矣、凡上古物、無逾於此、而埋沒於地下者、距明季又三百年而復新出於土、其琢以爲藝林之具者、方日出而無窮、然昔人之所以爲具者、不過供耳目之玩好而已、今則賞鑑之餘、又能了然於天地間生物之衆、變化之亟、其興廢存滅、雖十萬萬年猶旦莫焉、惜不能起明季諸公及漁洋山人而語之、

### 呂晚村硯

泉唐楊氏藏有呂晚村日月交食硯、硯作橢圓、兩面象日月初食形、其食處爲墨槽、槽上一面雕蟾諸、一面刻交食二篆、背有銘云、初虧東北、食甚中天、墨子摩盪、離位復圓、羅睺尾斷、蝦蟇腹穿、靈曜合璧、光被九埏、結璘鬱儀、拜手萬年、維帝念哉、毋再蠲焉、末題耻翁銘、建侯琢、經三百年、完好如新、觀其琢硯之意、蓋不勝祖國之思、日月者明也、旣食矣而冀其復圓、此特文人無聊之思耳、卒以遭身後之甌、然其精神不可磨滅、迄於今日、猶想見其摩盪苦心、不意三百年後、歷史重見其言、竟類讖語、滋可異已、銘中結璘鬱儀、見黃庭經、高奔日月吾上道、結璘鬱儀善相保、前者爲奔日之仙、後者爲奔月之仙、羅睺見釋典、月食之意也、

### 火寸

古代取火之法、先則鑽木、或用陽燧、至五代時、則有今自來火之用法、陶穀清異錄云、夜中有急、苦於取鑿之緩、有智者、批杉條、染硫磺、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此則今之自來火是也、舊曰火寸、命名殊雅、日本人改曰燐寸、尤爲確切、北人名取鑿兒、尙不傷俗、有名謂洋火者、則不知其源出於中國、而歐人匪納之、其形式益加美焉、

### 泥孩玩具 面具

北宋時、鄜州田氏、以能造泥孩兒得名、態度百變、他處雖工效之、終莫能及、以五個或七個爲一牀、大者尺餘、小者二三寸、當時一牀之價、售錢三十千、南渡後、田氏避難南下、今無錫慧泉、亦出泥孩、豈其遺法耶、然所造人物、俗不可耐矣、又宋時盛行面具、以桂府所造者爲最精、一副凡八百具、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今惟見戲劇中加官面具、猶有古意、外此別無所見、蓋今俗於藝術各具、率不經意、亦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一端也、

### 青苗法與農民銀行

荆公青苗法、行之於鄆而大治、東坡行之於杭州、吳革行之於湖南、亦皆奏效、然爲世詬病者何哉、此皆不肖守令之過也、守令之不肯推行其政、吾嘗就謗書而稽核之、知其癥結所在、不外下列幾種、（一）公署

開支之激增、欲辦新政、需用人員、青苗放款、事甚瑣屑、貸款還款、必須多數人手、與之核算、人員之外、又須紙張筆墨等項、在在增加縣署之用款、而政府並不聞有津貼、大都須出自私囊、縣官之所以力加反對者、此其一、(二)縣政之繁重、凡爲縣長者、恆畏多事、多事則多過、此則事務大增、農民既衆、戶數尤繁、而其所貸之款、則甚微細、既借本錢、還時尤須加利、以故堂鬪之上、但聞算盤之聲、而例行公事、反不暇問、設使農民到期不還、又須催保捕人、施以鞭扑、置之囹圄、縣中多呈紛擾之象、此其二、(三)貸款之無着、應負賠償之責、青苗放款、最感困難者、在貸出而到期不還、以故貸與農民之時、必先視其有無家產、家產多者爲一等戶、始敢多貸、其四五等戶、真正貧民、先已懼其不還、而以少數貸之、且爾時風俗、莠民亦多、農民貸得官錢、途中先有誘之游宴博飲者、未及還家、錢已用罄、故凡還款無着者、不得不由官追欠、雖可責之甲頭、或變賣其資產、然事務煩勞、公款日縮、縣長亦不得不負其責任矣、此其三、當時天下騷然、紛起反對、其根本原因、乃在於此、其他皆意氣之爭耳、今制有農民銀行、以青苗放款之法、由農民銀行任之、官廳之弊、業已一掃而空、而荆公之精神、乃大行於後世、然亦有一弊、卽第三項所舉者、其富有物資之農民、恆以資產抵押、貸得鉅款、而真正貧農、設無妥保、或無質品、仍不能沾貸款之惠、蓋銀行稍一鬆懈、則其資本亦將日削、然則對於貧農之救濟、當別籌一妥善之方矣、

## 陳宜中與陸文端

南宋時、浙中有讖語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國當亡、理宗末年、永嘉陳宜中參知政事、不四五載、宋竟亡、晚清季年、吳下亦有讖語、謂陸文端入相、清朝必亡、光宣之際、文端以毓慶宮總教大拜、人稱元和相國、不三年而清社竟屋、元和旋亦併入吳縣、故文端喟然歎曰、不惟亡國、抑且亡鄉、然宜中秉性忌刻、入相以來、強敵壓境、卒遭播遷之厄、客死暹羅、而文端和平忠正、晚歲優游京師、克享耆壽、猶得從容拜易名之典、福澤縣長、潘文恭後一人而已、

## 吳人琴師陳翼

疏求國位於太平洋中、明清以來、屢修職貢、並遣子入國子監讀書、康熙二年、清首次遣使張學禮持節冊封、學禮攜吳人陳翼往、翼字友石、善鼓琴、流求王請授其世子彌多羅、及壻亞勿蘇三、又法司子喀難敏達羅三人琴、翼先厲其國之天界寺、後移中山王府、凡授世子三曲、曰思賢操、曰平沙落雁、曰關雎、王壻三曲、曰秋鴻、曰漁樵、曰高山、法司子亦三曲、曰流水、曰洞天、曰塗山、是國無琴、中土產物也、翼之姓名、不見於吳志、念其追隨國使以出、度必優於文學、固不僅以琴師見長也、

## 杭州雷峯塔六和塔

西湖雷峯塔、相傳建始錢武肅王時、爲五代梁貞明元年之乙亥、以武肅爲黃妃作功德、故亦稱黃妃塔、明嘉靖間、倭寇突至、疑塔中有伏、舉火焚燬、遂化焦土、然猶兀峙湖濱、比之老衲趺坐、延至民國十三年甲子、俄然崩圯、距貞明乙亥凡九百五十年、是塔以磚造成、每磚中有一孔、孔藏經卷、塔圯後、杭人見者、紛紛搜索、完整者不多、經卷上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經八万四千卷、永充供養、據此則造塔者父、造經者子也、卷紙如硬黃、中繪佛象一堂、下書直接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全卷、諒係密宗經典也、特不知八萬四千卷、是否盡納塔中耳、又六和塔、亦吳越王所造、在梁開平間、早於雷峯數載、內藏舍利以鎮江湖、凡高九級五十餘丈、宣和兵燹後、迭有廢興、宋紹興間、改爲七層、至清光緒間、仁和朱茗生侍郎出資重修、惜其不知營造之法、是塔內部、雄偉精密、純是宋式、今以版築掩之、全部精采、爲其所蔽、有塔修而塔亡之感、近代專家、頗有規畫改建者、以宋代營造法式求之、猶可恢復紹興時原狀、惜論議未定而金人至矣、

### 浙省地下物

近年以來、浙省修築公路、宋代古蹟、毀沒不少、鳳凰山大內修內司所在、舊有瓷器庫、官窰殘片、采色斑斕、以數萬計、歷元明清三代、埋藏土中、近始出見、大部移貯西湖博物館、偶有銅鏡完好者、亦宮中物也、余市

得兩具鏡背有文曰湖州石廿二叔所造照子、宋諱鏡字、故鏡湖曰鑑湖、鏡日照子也、杭西秦亭、得明代僵尸一具、似埃及木乃伊、山陰一帶、晉代過江之士、邱墓所封、歷千餘年、亦悉爲人盜發、殉葬明器、五花八門、羅列杭市、甚至虎哥褻器之屬、亦均有之、蓋自楊漣真伽以來、發邱摸金、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官家亦不之禁、

## 蘇州之古建築

吳地多古建築、首莫如塔、北寺創自赤烏、而塔則肇於蕭梁、先爲十一層、宋墮爲九、屢經兵火、然今猶可拾級而登、以光緒間重加髹漆故也、是塔外壁中心、皆以磚甃爲之、故南宋骨體、依然健在、其式猶守北魏嵩嶽寺以來舊法、次雙塔寺雙塔、宋太宗時、里民王文罕兄弟所建、二塔並峙、結構相同、建炎被毀、經比丘東先等九人修復、今西塔第二層、尙有紹興五年墨筆功德題記、年久漸就剝落、然歲月可紀、文字猶存、泰半建築之式、亦屬北魏舊法、虎丘一塔、據明人云、始建於隋、今據專家言、式樣與雙塔相似、建造年代、不出趙宋、盤門內瑞光塔、矗立於廢圃中、亦屬天水舊物、發願復建、今無其人、不久將爲雷峯之續矣、房屋之古者、莫如玄妙觀、尙屬晉唐舊址、其三清一殿、純係宋代建築、雖迭經粉飾、而大體未變、大江以南、建築之古、此爲第一、年前彌羅閣被火、而吳中僧父、改築中山堂以威之、此如三代彝器俎豆中、忽雜以小兒玩具、而舊

時山門扇形之牆、識者謂與五臺山佛光寺、薊縣遼獨樂寺、同一規模、海內古物、鼎足而三、今亦爲俗吏所毀、嗚呼、中國國寶、爲無知纖兒撞壞者多矣、此誠可頓足歎息者也、且不獨殿之外表、其殿內佛座、製造精密、塑像三尊、姿態凝重、神采煥發、亦爲宋塑中之傑作、此外蘇州府學宮殿、亦不失宋代榭型、開元寺無梁殿磚閣、係明代建造、其式仿自西域、而浮水石佛二軀、尙帶六朝色彩、虎丘石幢、爲周世宗顯德年物、其他橋梁、建自宋時者尤夥、要之吳城內外十數里中、保存古物如許、洵晚近所不易多見者也、惜吳人不知珍愛、良可傷已、

## 吳城

吳城作長方形、城之中央、今日廢基者、相傳爲吳王宮址、亦卽郡國志所云春申君之子爲假君之殿、有水環之、曰錦帆涇、以今地測之、東自草橋而南、西自言子祠達夏侯橋、南有平橋、北有閣橋、此方內之地、舊皆宮址、迄秦爲會稽太守署、項羽殺守、部勒吳中子弟、卽由此地起也、漢分會稽爲吳郡、以至唐宋、是地皆爲郡署、宋有平江城圖、其石今存府學、猶可窺其大概、故吳下有東半城西半城之諺、以其東西相隔、儼若兩境、與北平舊京相似、元末張士誠據吳、擁有其地、以嘉興宜興長興三縣土築宮城、明太祖兵直逼城下、衝入其署、與之巷戰、焚燬殆盡、其宮人死難者、就地藁葬、浸成荒邱、明清兩世、偶關東部爲武士試事、或駐兵

屯戍地、最後改建中學、其地復興、而昔日東涇流、殆已不可蹤跡、西區向爲牧馬之所、兵後跡象、亘數百年未改、十年前吳令某、以言子祠前水道就湮、取西部廢邱平之以填西涇、民間呼爲癡官、得一臺址、獲大塼無數、旁有秀州嘉興縣五字、蓋五代時錢王所造塼也、考其基址、乃唐宋郡署之西圃、舊有西臺一所、顏曰迎月、此塼殆千年物矣、平江一圖、足爲吳地考古之資、吾友王佩錚據之而作平江城坊考、此圖之外、尙有天文圖與地圖兩種、亦皆宋代物、世所謂府學宋三石也、

## 石湖

吳下石湖、爲范文穆賜第、兵燹以後、荒涼滿目、文穆已無裔嗣、文正後人、爲之掌理祭掃事、今僅有祠堂三楹、已就傾圮、壁間壽皇御書石湖二字、刊石猶在、所謂千巖觀天鏡閣壽樂堂北山堂等、絕無蹤跡、周公謹齊東野語云、范公晚歲卜築於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對楞伽山云云、此農圃堂遺址、今爲會稽余冰臣孝廉所得、築屋五楹、正俯碧水、楞伽作屏、似在几案間、望越谿煙波浩蕩、風帆出沒、風景秀麗異常、而越壘吳臺遺址高下、猶復隱約可辨、曩騰衝李公宿於山寺、屬余題名於石、不知石湖美景、卻在山之對面、故余頗神馳於孝廉之小築也、

## 江西分宜縣萬年橋

江西分宜縣有秀江、號難渡、嚴嵩柄國時、曾捐金造橋、其時任分宜縣令者、爲吳新進士許子雲、從龍歸震川、曾撰文以送行者也、嵩常至吳中、以胥門外萬年橋美、謂許旣吳人、知之也、稔、令仿爲之、並襲其名、以爲分宜石不可用、於是市石於吳、載以巨艦、溯江入鄱、再易小舟、運輸之艱、人力之勤、不啻朱勔之於花綱石也、一時吳下轟傳、大吏將以萬年橋石遷往分宜、藉媚相國、其實購石有之、徹橋固無此事、然卒以吳運過艱、仍就當地取材、凡兩載而橋成、嚴氏之力也、嚴家於邑之介溪、嵩高祖孟衡、永樂間進士、官至方伯、有名於時、嵩雖以子世蕃坐罪削籍、負貪黷名、然地方事業、興工甚衆、故鄉譽猶尙不惡、如崑山顧鼎臣、平湖施鳳來也、其後族姓亦甚繁衍、多有名鄉邑庠序間、直至道咸之世、仍多能文之士、今介溪嚴族、猶爲分宜首姓云、

### 南召縣李清店

浙江富春有嚴子陵釣臺、而南陽之南召縣、亦有山名富春者、其地有鹿鳴山、天子望山、相傳多光武史蹟、故謂子陵亦曾寄跡、遂有石牀石硯遺物、豈卽安車徵至舍於北軍之地乎、當時有李清者、居於是地之壽樂鄉、光武微時、清數蔽匿之、及卽位、授以官、不受、詔以壽樂鄉爲李清鄉、鄉南半里許、青墓在焉、李清史未載、或傳說有此事、而牽合於子陵、未可知也、

## 泉州市舶司

泉州宋有市舶司、置提舉一員、掌番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爲主旨、始於元祐之際、既而置廢不一、南宋復置、紹興二十一年、除李莊爲福建提舉、高宗曰、市舶司委寄非輕、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矣、是泉州爲宋時通商重地、濱海以外、島嶼林立、大者如金門廈門鼓浪嶼、小者尤十數處、爲番舶麇集避風之所、明代以來、通商之事、移置福州、而是地遂爲防海要衝、終明之世、凡倭人來寇者十三次、濱海莠民、受其利用而從之者甚衆、故當時有真倭假倭之稱、形諸奏牘、今日者濱海各區、真倭假倭、彌復充塞、豈獨泉州然哉、

## 北京舊家

北平故都、頗有舊家、北城南鑼鼓巷、有洪承疇舊宅並祠宇、其十世至十二世孫、猶居於此、而東城羊管胡同、則有清代延恩侯朱氏故第、延恩侯一支、爲明簡王之後、簡王幼子廷掖、崇禎時監軍松山城、陷、洪承疇降清、廷掖亦隨降、流寓北京、康熙初年、徵求明宗室後裔、奉祀陵墓、時廷掖已逝、遂授其子以男爵、雍正時、晉侯、乾隆時、定世襲罔替之制、迄於清末、襲爵者爲朱煌勳、辛亥後廢、任爲明陵保管委員、年給俸六百圓、煌勳今猶健在、然明陵附屬物件、已多爲有力者奪取、日後盜陵摸邱之事、恐不能免、煌勳一人、殊乏保護

之力、戰前舊京耆宿、有建設明陵保管會之議、後未果行、又鄭延平後裔、世居西城小沙鍋胡同、自成功之、孫克塽降清後、徙居都城、世隸漢軍爲佐領、今克塽八世孫名宗源、猶居故宅、家藏成功行樂圖一幀、爲壺關黃梓所繪、又有鄭經行樂圖三幀、克塽行樂圖一幀、年前欲以五萬元售歸北京博物館、以價昂不果、而芝龍妻成功母、爲日人川田氏女、故彼國將以鄭氏遺物、購往外家、又何嫌其索價之鉅乎、

### 北京閹人

余在滬、偶游猶太人哈同家園、見有北人無數、詢之、知係閹人、甫由清宮散出、哈同妻羅迦陵憐之、招致百餘人南下、陳列於庭、彼輩或因不服水土、求請北還、存者數十人、率皆老而無髭、飽食而不動、疑若野人然、猶憶負笈京師時、同學有寓北河沿者、其房主閹人也、余嘗至其家、見或談官庭瑣屑、似白頭宮女、閒話開天、一日偶言閹人之所謂宮者、乃去二腎子耳、入宮之初、必先呈驗、由司其事者詳密察看、濡之以藥、妥爲儲存、一日身故、以欲全其尸體、得呈請發還、司事何官、貯藏何地、惜今已不能記憶其名、然則太監之所謂去勢者、乃如馬之云驅、牛之云宦、羊之云羯、雞之云斂、狗之云善、貓之云淨、同其法耳、世間猥褻之事、毋逾於此、宜其騰笑鄰邦矣、昔明禮部送駙馬、有錦衣百戶視其隱、清代所行之法、疑亦沿用明制也、羅迦陵富擬王侯、嘗自比於孝欽、在家輒令人呼爲老佛爺、則其豢養閹人、非盡出於好奇心也、

### 闕清高宗爲海寧陳氏子誣

閩巷相傳、清高宗爲海寧陳氏子、其說殊無稽、茲考高宗爲世宗第四子、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其母紐祜祿氏、是爲孝聖憲皇后、高宗卽位、尊爲皇太后、號崇慶、王闔運撰今列女傳、有記孝聖之事、云后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嘗出市物、十三時入京師、值中外姊妹當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初以爲在籍中、旣而引見、十人爲列、始覺之、主者懼譴、令入末班、卒以容體端順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會世宗被疾、孝聖奉妃命、旦夕服事維謹、連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吾友龐次淮則聞老輩云、世祖隨侍熱河、微行入里巷中、見一小家女、色美、遂幸之、而生高宗、繼而納爲妃、似較王說爲合理、按高宗御製詩、游獅子園、自注云、予十二歲、蒙皇祖於圓明園之牡丹臺召見、卽命養育宮中、是年隨侍來熱河、居山莊內之萬壑松風、皇考請皇祖幸本園進膳、予是日亦隨駕來此、是日皇祖指予謂皇妣孝敬憲皇后曰、帶其生母來、及見、皇祖連謂之有福之人、仰窺皇祖恩意、似已知予異日可以付託、因欲豫觀聖母福相也、至高宗誕生之地、或言獅子園、或言雍和宮、直至仁宗遺詔、猶有沿誤、詳見英和恩福堂筆記、竊疑母初微賤、誕生何所、當時實未重視、以故傳說不定耳、然爲高宗之生母、則屬信而有徵、

聖祖妃嬪中、頗有漢族女子、陳氏尤衆、如勤嬪陳氏、侍衛陳希閔女、生皇十七子允禮、貴人陳氏、陳秀女、生

皇子允禔、庶妃陳女、陳玉卿女、生皇二十一子允禧、又庶妃陳氏、陳岐山女、生皇二十四子允祕、以上四陳氏、除陳希閔知隸旗籍外、餘均不知何處人、豈中有海寧籍在、遂有誕生高宗之訛言歟、別有一陳福者、隨侍聖祖多年、至高宗時猶在、宮中之事、屢有詔諭、詢問情狀、恆自稱奴才、殆是太監總管之流、亦非海寧人也、

### 辜鴻銘與伍廷芳之外交辭令

同安辜先生鴻銘者、通英法德奧文字、辛亥後寓京師、不截辮髮、寬衣大袖、翩躚如鄉學究、願善滑稽、歐陸女子喜接其謔、一日、坐外賓飯肆中、十數歐女環繞之、一女忽詢之曰、何漢人一夫可以數妻、而一女獨不能數夫乎、辜曰、此理易明也、因指几上壺茶而言曰、男子譬如茶之壺、女子譬如茶之盃、傾一壺之汁於數盃、不害其爲一色之茶也、若兩壺之茗汁、注於一盃、則或紅或綠、或醜或淡、誰復能分別之乎、聽者爲之哄堂、又伍秩庸外長廷芳、嘗與歐客談華俗婚姻事、客以素昧生平、驟成伉儷、爲西俗所駭異、伍從容言曰、華俗之婚、正如一壺淡水、置之爐火、愈久而熱度愈高、西俗則如一壺沸水、置之几案間、熱度漸至低削、客無以難、頷首而已、

### 海濱二鳥

海濱沙灘上有鳥二種、其一色蒼而長喙、凝立水際不動、偶魚過其下、則俯啄之、或他鳥所銜、幸墮其側、亦得從容吞食、厥性甚惰、然得不死、殆造物者之所賜也、故名曰信天翁、別有一鳥如鳧、終日奔走海上、凡腐草泥沙間、啜啜有聲、窮索不已、無則遠飛而獵、殆無一時休息、其性適與前者相反、其名曰漫畫、信天翁恂恂若無能者、然與漫畫同能保其種族、故明人蘭廷瑞有絕句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啜鯉含鰕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世間之人、熙熙攘攘、爲利往來、冀得一飽耳、誠不如循分守範、亦得免於飢餓、此所以同情於信天翁者爲多也、余謂視天夢夢、此特一時之僥倖耳、未可據爲典要也、因和一絕云、搔首無庸叩帝關、山河秦地復何言、海濱多少摩鋒距、不信翁能長子孫、蓋反其意、不欲人之爲信天翁以自亡其族耳、



中華民國玖拾陸年十二月拾日贈送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出版

世界雜誌 尾集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彈山屈彊
主編者	李鴻球
發行人	李煜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國家圖書館



003121593

李鴻球主編

# 世界集刊

中國經濟的分析與改造	英國經濟的回顧與展望	新世紀的教育	實驗的職業指導	文學新論	詩經韻論與韻譜	宋詩紀事拾遺	嘉興乙酉兵事記	雉尾集	狄岱麓與李石會	真理之神	琉璃江旁的琉璃宮	雅蘭亭的聖誕老人
.....	.....	.....	.....	.....	.....	.....	.....	.....	.....	.....	.....	.....
胡沂生	蔣乃鏞	丁十	蘇健文	張長弓	屈彈山	屈彈山	屈彈山	屈彈山	楊家駱	楊家駱	楊家駱	楊家駱

世界書局發行